

# 以文化创新解救“山寨”



■王石川

兵马俑何辜?一再被卷入是非。继陕西临潼山寨兵马俑景点被披露后,近日,某省另一文博园内出现的上千兵马俑又引争议。

相关仿制行为是否涉嫌侵权,自有法律最终认定,并非这里要讨论的话题。值得思考的是,在倡导创新精神、呼唤文化自信的今天,为什么一些山寨景观仍然时有出现?为何一些浅层次的模仿抄袭依然拥有市场?从天安门、故宫、天坛到埃菲尔铁塔、自由女神像、悉尼歌剧院……在国内一些旅游景区,或是克隆、照搬,或是缩微、高仿,往往不难找到复制件。诚然,不能因为“看到一个地球仪,就大喊山寨地球”,但某些低水平拷贝所折射出的创新缺失与偷懒心态,的确是个问题。

如果放在 30 年前,人们在北京的“世界之窗”看到代表各个文明的标志性建筑仿制品,在西南省会的某条街道看到巴黎的咖啡馆、纽约的牛排店,首先想到的是开了眼界、长了见识;然而今天,当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早已对这些耳熟能详,而我们的文化产业还停留在同样的层次,则不免令人叹息乃至丧气。无论是利益驱动下的“抱大腿”,还是暗中炒作中的傍名牌,拿来主义的方式看似节省了成本,却极易受到质疑。此前,河北某地按照 1:1 仿造埃及狮身人面像,就遭到埃及文物部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诉,结果该狮身人面像被拆除。事实上,作品的灵韵就在于独特性。一旦涉嫌抄袭,就算再惟妙惟肖、大气磅礴,观者也难以感到惊艳;相反,如果初衷是创新,哪怕生涩一点、粗糙一些,也胜过千篇一律。说到底,抄袭者不仅缺少敬畏,也缺乏敢于创新、善于创新的智慧和勇气。

借鉴与模仿,致敬与抄袭,有时未必泾渭分明。但真正有抱负的创作者,往往是坚定的文化自信者,常以原创为己任。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笃信“只做自己认为美丽的事,创造出有震惊的效果的美感”,坚持用独特的方式诠释建筑、理解人生;普利

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被称赞“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,又引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”,背后正是持续而连贯的思考力。少一分走捷径的心态,多一分有脊骨的追求,自觉树立责任意识、精品意识,才能让自己的文化创新之路越走越宽广。

“未画以前,不立一格;既画以后,不留一格”。这是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创作箴言。当然,推陈出新,说易实难。尤其是当珠玉在前之时,后来者难免会感到难以超越,甚至心生胆怯。唐代书法家李邕说“似我者俗,学我者死”,齐白石则认为“学我者生,似我者死”。他们的创作观看似迥异,内在逻辑实则一致,即鼓励创新,而不能止步于模仿。正因如此,我们呼唤文化创新,更渴望解化创新文化,加快培厚创新的文化土层。

文化创造的进步,自然离不开文化管理部门和文化工作者这个共同体的引导,比如强化创新的价值取向,完善制度设计与奖励机制,让创作者以创新为荣。而在某种程度上讲,文化消费者的态度和需求分量更重,随着他们的品位越来越高、口味越来越“刁”,那些低水平的仿冒者必将寸步难行。

## 建构新时代的乡贤文化

言者有意

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在我国传统社会,乡贤在促进宗族自治、民风淳化、伦理维系以及乡土认同等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。在宗族关系解体的现代社会,结合时代需要建构新乡贤文化,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

传统乡贤基本上世居乡村,除了科举应试、入仕为官,一般都在乡村安身立命。离开乡土的官员,也常常告老还乡。而新乡贤大多数是离土离乡、已经城市化的人群,他们来到乡村,要么是回报故乡以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,要么是享受乡村独有的生活环境、颐养天年。从文化主体上说,新乡贤可以分为三类:从乡村走出去、现已退休的党政干部和教师中,不少人很有热情和担当,他们的经济基础较为稳固、社会关系较为广泛,成为现实或潜在的乡贤;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及之后出生的人,有很多在改革开放中进入城市,其中一些人看到乡村发展的机会而回乡创业,他们是具有开创能力的乡贤;除此之外,为人正直公道、有公共服务精神的村民,以及其他具备一定资质的社会志愿者,也可以成为新乡贤群体的一部分。这三类是“在场”的新乡贤,还有一种是“不在场”的新乡贤,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,但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家乡发展,其思想观念、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。

从完善乡村治理手段看,在一些乡村出现“空心化”等现象的情况下,搭建新乡贤与乡村社会结构有机融合的平台,能够促进公共服务普及与公序良俗形成,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。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新乡贤组织,可称为乡村文明促进会。可以组建县、乡、村三级乡村文明促进会等社会组织,鼓励和支持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。其中,包括与县委、县政府合作成立有关专门委员会,如法治和民主协商、生态环境、公共文化服务、合作经营、生态农业和休闲旅游专委会等,协助研究和解决相关领域的问题。村级文明促进会可以设立民主协商、历史文化和道德教育等小组,邀请新乡贤参加村里的会议,对涉及村庄发展的重要决策发表意见。同时,可以让新乡贤对村两委的工作进行监督评判。新乡贤组织可以作为地方政府履行职能的依托与监督力量,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。

建构新乡贤文化,有利于营造新乡贤参与家乡建设的氛围,提高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,增强基层群众的向心力和自治能力。应鼓励新乡贤挖掘和宣传传统乡贤的思想、精神及其先进事迹,传承乡土历史文化。积极邀请新乡贤主持道德讲堂,敦厚民俗民风。新乡贤还可以通过乡村文明促进会这个平台,化解乡村社会矛盾、稳定乡村社会关系,促进农民、农村顺利融入现代化进程,分享改革开放红利。应积极引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,聘请他们担任决策智囊团成员,充分发挥其出谋划策的决策咨询功能。同时,“在场”的新乡贤应以乡情为纽带,积极联络“不在场”的新乡贤,通过节日慰问、拜访联谊等形式,争取外出新乡贤对家乡的支持和反哺,努力实现资金回流、企业回迁、信息回传、人才回乡。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

## 到农村去

越来越多以高学历、高技术为特征的创业者进入三农领域深耕,他们既脚踏实地“关心粮食和蔬菜”,又“面朝大海”眺望市场和未来。这种“新农人”现象意味着,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,三农领域必将成为各路有头脑、有远见、有闯劲的有志之士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。  
新华社发

## 假如花炮更环保

加稀缺,因此禁放措施愈加严密。这个元宵节晚上,一些禁放区域还特别安排人员严密监视,严防死守。遗憾的是,空气是流动的,燃放区域的巨大噪音和弥漫的硝烟,穿透人为划定的区域而弥漫在整个城市上空。北京及周边不少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,很快从个数迅速蹿升至三四百的重污染级别。于是有人在微信上反思。

禁放已经十几年了,节庆之时还有人爱放烟花,说明放烟花的传统仍有很强的需求,不是单靠政府指令或者旁观者的抱怨能解决的。其实,燃放所带来的污染只是副产品,而这种“副产品”,或许可以通过科研攻关来逐步消除。

比如同样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造纸。多少年来,造纸小作坊里一直污水横流,但随着国家出台各种措施严厉打击、关停并转,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造纸产业不断升级换代,造纸逐渐从污染大户的阴影中走了出来。

烟花爆竹是一种传统文化情结,也是一种产业。可喜的是,目前一些地方和企业正在研制的环保烟花、无烟烟花等新产品正不断占领市场。因此,我们不妨揣想:通过不断的科研攻关,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烟花爆竹也能走出污染的阴霾,让洁净、喜庆的光彩装扮城乡节日的夜空。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

元宵之夜北京城里,此起彼伏的花炮声让现代都市平添传统节日的热闹喜庆,但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呛人烟尘,也引来不少抱怨。

燃放烟花爆竹,成为节日都市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的主要来源,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,于是多年前一些城市就纷纷出台禁放措施。北京等大都市的环境容量本来就很有限,人们的环保意识强,天蓝水净更